

一
苏浙人养兰,以养春兰和蕙兰居多。春兰每年早春二三月开,春节的时间如果比较早的话过年的时候就能欣赏到。蕙兰则要到四月份才陆续陆续地开,和牡丹、芍药等需要长时间孕育的大花同时盛开。

春兰叶子短小,花秆也矮矮的,而且一秆只开一朵,少数时候会开两朵。蕙兰则不同了,叶片狭长,花秆也长,一秆可以开七八朵乃至十几朵之多。像“老极品”这样比较强壮的品种,花秆有时长得像芦秆一般粗。要长出这么长的花秆和开这么多的花,自然需时就比较多了。

古代文人中,北宋的黄庭坚把春兰和蕙兰的区别说得很清楚。他在《书幽芳亭记》一文中写道:“一千一花而香有余者兰,一千五七花而香不足者蕙。”但在讲到香气的地方,黄庭坚的说法也不完全符合事实:蕙兰其实香气比春兰更浓。从情理上来说也说不通:同时有五六朵甚至十几朵花同时放香的蕙兰,香气怎么可能比只有一朵花放香的春兰为淡呢?

黄庭坚又说:“盖兰似君子,蕙似士大夫。”士大夫是指做了官有职位的读书人,而不是普通的读书人。蕙兰因为叶片较长,一秆多花,比春兰气派大,所以黄庭坚要说它像士大夫了。

二
我这人喜欢花多样,前些年因为结识了几个喜欢养兰的朋友而突然对兰花大感兴趣的时候,各种兰都养了一些,除春兰、蕙兰外,还有原产暖地的建

兰、墨兰和寒兰(这个名字容易引人误解,寒兰只是冬季开,其实畏寒。个人以为叫冬兰比较好)等,后面这几种兰冬季都要搬入室内防寒。春兰虽然有一定耐寒能力,但上海偶尔会有0℃以下的冰冻气温,这时春兰也容易消苞甚至冻伤。只有蕙兰的耐寒能力最强。

我四年前开始腰痛和髌关节痛。医嘱不能搬重物。冬天那些畏寒的兰花要入室,春天又要搬出去,都要叫人帮忙。有时该入室的时候就没有人,该搬出去的时候就拖了很久才搬出去。一来二去的,建兰、墨兰就损失了不少,尤其是娇气的寒兰。

浇水、施肥、除草、换盆也受到影响。我是在顶楼露台养花的,刚开始腰痛得厉害的时候露台也去得少了,有时一两个星期才去一次。春兰也很少开花。

例外的是蕙兰。这些蕙兰我大都养在朝南的一个露台,基本上是全日照。有些花友听说兰花耐阴,不敢给它们晒太阳。其实蕙兰是很耐晒的,而且不晒太阳的话长不好。容易晒伤的是寒兰、墨兰、建兰这些原产南方的兰花。

蕙兰叶长、根深,我选的是深度在20厘米或以上的深盆、大盆,因此种下后就很少搬动了。浇水也很少,大部分时间靠老天爷下雨。施肥则每年给它们放一两次颗粒缓释肥,其他时间也不管了。

这些蕙兰一开始开花也很少。它们多数只有两三苗,开头一两年甚至更长时间不开花。因为兰花是按苗数买的,苗数少可

一直默默关注一个女孩的动态。我们也算是认识。曾给她留言,想用她的文章,她竟老派地写一封短笺来,不吝赞美我的古典音乐随笔……古典音乐题材的读者一向稀少。茫茫人海,我们相互看见对方的存在。所以珍视。

依稀记得,她在北京大约做着媒体或出版相关工作。去年秋天,忽然搬去云南,长途运去那么多箱书。一点一点收捡,打包,联系快递员……何等静定,真是佩服。

想问问她,是辞职去云南工作吗?但,毕竟我们不算深交,边界感要守住的。

她常常写一段与朋友们观鸟的事,扛着相机,和三四好友去苍山拍鸟。她擅画鸟,是她让我认识了无穷的鸟名。一次次被她的三言两语打动,不是被一个人的专注吸引。人沉浸在一片热爱的事情里,有忘我的投入,那种来自生命深处的快乐无与伦比。也是精神世界里凭空铺开的一段缓冲带,帮我们抵挡俗世的挫败感,也是对惊魂未定的心的一份抚慰。当年,苏轼差一点因小人诬陷被杀头。贬去黄州的他整日盘桓江边,偶尔加入小朋友往江中扔石子游戏。甚至到哪里都惦记着



花香醉人 (中国画) 唐吟方

以便宜一些(但也不能太少,一苗的不容易养活),但蕙兰要长到三苗以上,最好是五六苗的时候才比较有把握开花。

这些都是后来才知道的。一开始等它开花也等得有些不耐烦,但还好有别的花可以看,倒也没有

把它们给丢弃了,还是继续养下去。

等过了两三年惊讶地发现蕙兰不但没死,苗数还慢慢变多了,每年到四月的时候花也开得越来越多,整个朝南露台变得芬芳馥郁。

养兰人为给兰花节省养分,开花后都会剪去花秆。我因为很长时间弯腰不便,花开后也没有剪去花秆。兰花本来很少结籽,结果有一两棵蕙兰还长了兰花特有的那种蒴果。兰花的种子细小得像灰尘,很难用于繁殖,但秋

我对星座没有什么研究,但我发现,处女座的人,大多爱收拾。

我的外公是处女座的,他特别爱干净,举手投足,像绅士。小时候,我们镇上绝对大部分的路还是黄泥路,一下雨,到处都是泥塘,几乎找不到下脚的地方,我每次从外面回来,都像刚从盆中取出的咸鸭蛋。外公在邻县的一所乡村小学教书,离我家有好几里路,可他每次来,不仅裤脚管上没有一点泥点,就连鞋子上都没有,好像他不是走过来的,而是飞过来的一样。那时候,家家户户做饭用的都是老式的灶台,外公烧完火,灶膛口干干净净,草结摆得整整齐齐,他身上也干干净净,没有一点灰尘。每天睡觉前,他都会把脱下来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枕边,即使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有例外。

我也是处女座的,也很爱收拾屋子。不过,这似乎不是天生的。小时候,我很调皮,经常犯错,用父亲的话说,一天打十次也不解气。一天上午,我又闯了祸,担心被母亲责骂,心中很是忐忑,哥哥提醒我,可以把屋子收拾干净,将功赎罪。我觉得很有几分道理,便拿起扫把扫地,几分钟后把屋子打扫得干干

专注的人 钱红莉

吃——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

不懂得的人或许疑惑,这个人的心可真大呀,命差点没了,总还想着口欲。

不然呢?日子要过下去的啊。这正是他的天真。

好比我,有一天编稿,糟糕得实在读不下去,直想砸了电脑。可是哪能呢?深呼吸几次,精神层面又安步徐行起来。

这一阵,一直关注四名宇航员来往地月之间的事情。当我第一次看见人类用尼康相机拍下的蔚蓝色地球,激动难言。星系无穷,深晓小小人类在宇宙中的位置。人类借助飞行器,仅仅十天便往返地月之间,何等神奇伟大。

看着这颗蓝星,一颗心汹涌复宁静。那一刻,有对宇宙星空的专注,是离神性又近了一点点。

何尝不是乐而忘忧?当一个人专注地投入一件事而浑然忘我,最接近神性。

孩子是自带神性的族群。当他们趴在地上观察蚂蚁,当他们一朵花一片一片撕下浑满地捧给你,当他们坐在湖边挖一下午的沙,当他们久久仰望天上的飞机……

周末,我对孩子说,你可记得,小学时你们几个同学骑着自行车在小区一圈一圈疯转,满身大汗也不歇。他说,那时好傻也好快乐啊。也是这样的四月,夕暮的霞光中,五六个小男孩汗流浃背的尖叫声依然在耳畔,我的心都是颤的。那一份单纯的快乐极近神性,永远不在在了。

小时候的夏天,最喜欢下雨。雨歇天青,一股溪流自村西潺潺村东,我们必须要去造一截水坝,搬石头,铲泥巴,将水留住,然后看着它们满溢,再将坝推倒,一身湿,快乐到随时起飞。每一次雨后,乐此不疲地重复。费时无一可玩,我们便深深共情于水、石头、泥巴。偶尔,小小的人坐在山坡上,忽然陷入沉思,有一点点寂寞,是遥远的天际线,是看不见尽头的绿天绿地,给了我们面对内心的神思恍惚。

冬时我把干枯了的蒴果剪下来,做插花时起陪衬作用的花材,倒也挺有味道。原来蕙兰只要有充足的阳光,再加上一点点的肥料便能生长良好,浇水即便靠天落水也行。

三
中国人所养的春兰、蕙兰,祖先都是从山上挖来,并没有经过育种家的杂交选育。所以,究其本性来说,和山野中的野草也差不多。山野中的植物,并没有人常常给它们浇水,接连两三个星期甚至一个多月不下雨是常有的

不仅仅是孩子,还有牛,它吃着草,忽然把头抬起,望远……孩子与牛同为神兽,是灵犀相通的。那一刻,两个物种之间有了无言的共鸣。那种无以言传的寂寞,我一直记得。用井上靖的话说,悠悠岁月从我们身边流过。

偶尔有一点阳光,值得放下一切,去山坡坐一会儿。草丛中无数生灵来来去去。一只小蚂蚁爬上我的手指,好奇探寻至手腕、胳膊……我悄悄粘住它,送入草丛,它快速爬向另一同类,碰碰触须,似乎说,刚才我遇到一个猛犸象那样的庞然大物,怎么也摸索不到尽头,真是太神奇了。

我们人类何尝不是这只蚂蚁,一点点在宇宙中探寻,借助飞行器飞到无限遥远的星体,如此遥远路途,可是,依然没有走出银河系。

浩瀚宇宙有多少亿计星系?映衬得人类这只小蚂蚁渺小又伟大。

终于晴了。坐在露台晒太阳,盯着两朵黄月季看了又看,玫瑰般的香气淡淡浅浅,花色如此绚烂。还有两朵花骨朵,露出一点点娇黄的月牙边边,在四月的风中微颤。底楼人家的蔷薇像小号一样伶仃地吹开了三两朵,是初初试声,接下来,一场古典乐交响盛大登场。没有什么花比蔷薇开得疯癫,又那么孤注一掷。

早晨,在菜市,蹲在一篮槐米前,抓一把闻嗅,一种洁净无垢的香气翻山越岭而来,仿佛又找着了童年之路。整个清晨,包括微风、四月以及安闲买菜的人们,都是神性的。

路上,几十株桃树,紫花累累,年年如梦。

观意大利音乐剧《神曲》

张广智

(之一)

泰西鸿儒动九域,神歌一曲散玉哀。
翡城魄落星河冷,诗日初升照碧台。

(之二)

策马奔腾笃志藏,中城繁花閃芬芳。
浦江水暖逐新潮,秉笔直书写华章。

后在早春天气开始回暖时,又给它补充一次颗粒缓释肥;花期停肥,然后在花后剪去花秆,又给它补充一次颗粒缓释肥。这样一年施三次肥已经足够。当然,在春秋季节施几次液肥也可以,但依我的经验,不浇问题也不大。

蕙兰是一种需要安静、耐心,只要给它提供合适的环境,就能养好的花。



知道自己在是什么时候、什么心境下写下的……

古人说,“窗明几净好读书”,每次读书写作之前,我都会把书房收拾干净,这几乎成了我不可或缺仪式。有一次,我突然生出一种感叹:“这个世界,最多的就是人和灰尘。”有一段时间被烦事所困,心如乱麻,我又想到:“人生没有烦恼,除非人间没有尘埃,烦恼是活着的重要证据之一。”这样一想,立刻变得释然。

很多人误以为收拾屋子只是一件体力活,其实,它是一种艺术。中国艺术的灵魂是留白,房间的布置也是如此。每次收拾,我总会将那些可有可无的东西扔掉,哪怕只是腾出一片小小的空间,也会让我心情愉悦。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大部分的幸福是很微小的,一个人幸不幸,关键在于对这些微小幸福的感知能力。将一盏瞎眼的灯泡换掉,房间立刻变得亮堂;将窗台清洗后换上,透进来的阳光,变得分外柔腻;给床换上新浆洗的床单,看上去像一块巨大、松软的蛋糕……在收拾的过程中,内心仿佛得到治愈。收拾完毕,房间好像比先前大了许多,这样的时刻,分外美妙。

中国围棋天元赛自1987年由中国围棋协会和新民晚报社共同创办以来,对中国围棋职业竞技的发展和棋手成长起到了奠基性、标杆性的核心作用。中国围棋天元赛不仅是中国围棋职业化、商业化进程中的支柱性赛事,更是一代代棋手攀登巅峰的重要舞台,天元赛以其独特的文化融合模式,扩大了围棋的社会影响力。

我是在2002年第16届中国围棋天元赛上获得了挑战常昊天元的机会。

说实话那年获得“天元”自己也很意外,常昊天元此前已经实现5连霸,棋力正处于如日中天的状态。相比之下,我自觉实力尚有差距,所以全程抱着放手一搏、全力以赴的心态上了场,没想到最终收获了好结果。

那次决赛印象最深的场景,是我们在同里古镇退思园里的眠云亭上对弈,当时我们身着唐装,端坐在古亭之内,与江南的园林景致完美融合。3月初的江南春寒料峭,第一场比赛开始时我还有点紧张,加上那一天天气有点凉,在室外凉亭中比赛,寒冷感更强。主办方特意在亭子里放置2个电暖气片来取暖,因为全身心投入在棋盘上,比赛结束后反而感觉身上出了不少汗。

赛前我根本没想到能挑战成功,所以相对而言我很快放开了,那几天我的状态也出奇地好,而常昊却偏偏就在这阶段不是很在状态。最终的结果,我挑战成功,成了新一届的天元。这个结果也像同里古镇的风景一样,如梦境般美好。

成为天元,可以说是我棋手生涯中最高光的时刻之一,尤其在当年国内杯赛并不多的时候。作为这项新闻棋战的发起者,新民晚报还筹办了“中国天元”与日本、韩国天元一年一度的对抗赛,获得天元头衔者还可以与日韩棋界的高手直接对话,交流棋艺,不仅打开视野,也是提升棋力的珍贵机会,因此棋手们对天元头衔都格外重视和珍惜。天元赛和天元头衔就如同它在棋盘中的位置,一直处于中国围棋赛事的最中心。

那一年中韩天元战我的对手是朴永训,那次远征首尔,还是特别感谢新民晚报社,他们对于远征考虑得很周到,客场安顿工作安排得很细致,对于客场作战的我感受尤深。

2002年开始,中国围棋天元赛增加了新的主办者江苏同里古镇并持续至今,开创了围棋+文化旅游的办赛模式,将高端职业赛事从封闭赛场带入公共园林和公共景区,推动了围棋的公众传播和商业化运营。扩大了同里古镇的流量和影响力,取得了双赢。可以说是“赛事+文旅”成功的经典案例。

希望中国围棋天元赛能办成“百年名赛”! 祝愿赛事主办方:新民晚报社、同里古镇发展越来越好!

(本文作者为第十六届天元)
天元古力:“年轻的朋友们,天元是兵家必争之地,加油!”
我和天元赛40年
责编:华心怡

十日谈
我和天元赛40年
责编:华心怡